

這四天的綠島人權體驗營令我印象深刻，尤其第三天晚上吳豪人教授的那堂課，他讓我聽到不同於以往的正義之聲——轉型正義，透過他幽默、熱情的語調激起了我對政治的興趣，願意在未來多關心社會、多了解政治。

第一天抵達綠島不久，我們就看了一部紀錄片——白色見證，這部紀錄片借著十六位犧牲者的口，重建出當年白色恐怖的黑色角落，「偵訊、刑求、等待、審判、開庭、判決、死亡進行、火燒島、思想改造、患難情誼、歸鄉、無形的煉獄」每一段都是我未曾聽聞、未曾了解的血淚回憶，尤其「無形的煉獄」一段帶給我非常大的衝擊，人與人間的信任蕩然無存，社會處在搖搖欲墜的崩解狀態，那段日子是多麼的艱苦難熬！不過這也讓我珍視互信的可貴！

第二天去參觀長輩們住了十幾年，甚至三十幾年的監獄，我們這小隊的蔡伯伯一路領我們到他當年的「故居」——第二區第十五房，他慷慨激昂的述說在這小牢房的生活細節，從早上起床的刷牙、洗臉，到睡覺時的位置排列，其中洗澡一事聽得我瞠目結舌，方法竟然是先將蹲式馬桶洗乾淨，然後將毛巾塞住排水口，最後再按下沖水器直到馬桶的水填滿，然後就可以開始將水舀起來洗了！更驚人的是刷牙、洗臉也是如法炮製，我心裡暗想換做是我會不會死也不願意洗？但，看著眼前的蔡伯伯，他十幾年的牢獄生活不就這樣走完了！心底對他的尊敬更高一層提升。

第三天一早起來就看了一部讓所有人都潸然淚下的影片——超級大國民，看著片中主角帶著不應屬於他的愧疚，走完大半輩子人生，內心情緒複雜的難以言喻，當下深刻感受到政治對一個人的影響力，以前我總覺得政治離我好遠，那是政客們的工作，我只要讀好社會課本就夠了，但這部影片讓我看到政治是這麼強大、這麼直接的決定一個人的一生，後來仔細想想，自己的生活真的緊緊的和政治連結在一起，只是過去都顯少去注意。

第四天所有小隊都為這些可愛、勇敢的伯伯獻唱、表演以示感謝，我們那小對唱了兩首曲子，第一首望春風獻給我們這小隊的劉伯伯，第二首 *We shall overcome!* 獻給蔡伯伯，感謝兩位長輩提起勇氣、毫不保留的分享他們當年的經歷，更感謝他們當年用青春為我們這群未來的青年護守自由之航！

謝謝第四小隊隊輔彥彤，帶我們更深的去體會「白色恐怖」的歷史和情境，讓我在這次營隊終了解很多也體悟很深！也謝謝第四小隊所有小隊員在營隊中分享的內容，讓我在營隊中很充實、快樂！

## 壹、前言

首先我要分享二段不同時期的二個經驗：第一個是在我國中及高二時，不約而同的有兩個同學都跟我說了同樣的話，「我覺得蔣中正和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真的是太偉大了，他們帶起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安定的社會，我不懂怎麼會有人批評蔣氏父子！」，當時的我想起爺爺說他曾見證過的歷史，知道事情並非全然如此，蔣氏政權大有問題，但是卻舉不出具體的理由反駁他們，然而，這件事就一直埋藏在我心底。

第二個經驗，時間是在高中畢業要升大學的暑假，當時有幸聽了場吳叡人教授的課，他曾說了這麼一句話，「不論是日本、韓國、台灣，幾乎整個東亞國家的年輕人(大約指七年級生以降)，從你們臉上的笑容、氛圍，已全然感覺不到歷史的存在，這是個沒有歷史包袱的世代。」當時的我雖然隱約明白教授的嘆惋及憂心，卻沒有具體的感受。

而今，因為參加了這個營隊，我將這兩個片段的記憶串連起來後，深刻理解到吳豪人老師所說的「轉型不義」的恐怖之處。因為奉行物質享樂主義的主流文化，年輕世代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台灣——這塊哺育我們生長的土地，曾有的苦難和歷史。另外，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訊息數量已多的難以分辨、無從判斷其真假，若再加上政府沒有認錯道歉的勇氣，曲解、捏造甚或抹去歷史，誤導我們使我們不知道歷史的真相，久而久之，年輕的一代就失去了歷史、有如浮萍般盲昧的在歲月之流上浮浮沉沉，「不正義」也根據這樣的現象得以大行其道。因此，有幸參加人權營的雖然只有少少的六十幾名學員，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告訴更多人歷史的真相，這並不是挑起族群對立、也不是政治清算不斷的翻舊帳，而是要避免曾經恐怖的極權統治、蔑視人權的白色恐怖捲土重來！

## 貳、人權之路的體驗與震撼——歷史空間的見證、與受難者的對話

### 一、觀念的重新建構

其實來人權營之前，我對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的統治瞭解得少之又少，因為我是使用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的最後一屆，因此在歷史教育的內容編排上，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事蹟褒多於貶，頌揚在台推行各項建設、帶動台灣經濟奇蹟的篇幅，多過於關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紀錄。在教育的掌控下，使我直到參加人權營，與受難者對話取得第一手資料，才知道原來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不是只有台灣本省籍，反而以受難者占其族群的人口比例而言，外省籍受難者的比例遠大於本省籍，這個事實著實給我極大的震撼，解開了長久以來的誤解。另外，在「白色恐怖」這廣泛而概括的名詞下，其實不同時期的受難者有不同的背景，例如五零年代是省工委的大逮捕時期，受難者包含本省籍和外省籍；而六零年代則以台獨案件為主，而左傾的為匪宣傳案件已轉為零星的少數。

因此使我明白，當我們要求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加害人、或當時的執政者代為道歉時，並不是刻意挑起族群衝突，反而是希望藉由釐清真相及道歉，弭平省籍的仇恨。

## 二、歷史空間的意義與震撼

這次的營隊會選在綠島舉辦，無非就是要借重於當地保留的歷史空間及場景——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第十三中隊的安息處等等，借由臨場空間的體驗，加以受難長輩的記憶，更能讓我們親身體驗到他們苦難的時空場景。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綠洲山莊的「獨居室」。大約兩塊榻榻米大的密閉空間，唯一的光線來源就是牆上一條細細的透明窗口，僅可以看到外面的走廊而已，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對外聯繫的孔道；整個房間悶熱難耐、伸手不見五指，爲了防止囚犯自殘，四周都鋪上了厚厚的海綿；關在這樣的空間裡，一般人都覺得壓迫、焦慮、恐懼、幾近發瘋的崩潰邊緣，更何況是患有幽閉空間恐懼症的人……看著這樣的空間，一股憤怒之情便不自覺的升起，究竟是多麼大的仇恨，竟促使一個政權對人權迫害到如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幾近變態的程度？六零年代的受難者——陳伯伯，曾在台北調查局的獨居室持續關押五個多月，平均二到三天才放封一次的日子，不知他是用何等的信念撐過這段恐怖的幽禁歲月，真的令我非常佩服。

## 三、與受難長輩的對話——真相的重現

我非常喜歡營隊依白色恐怖不同時期，邀請了不同省籍及事件背景的受難長輩爲我們現身說法的安排，經由他們述說被捕的源起、刑求的經過、服刑的漫長歲月、出獄後社會適應的難題等等，因爲先前有了時間軸的概略式理解，再和受難個案的配合，完整並清晰的爲我們建構出白色恐怖的具體圖像。

和受難長輩面對面對話，最珍貴的就是取得，沒有灌輸其他作者的個人意志或思想的詮釋、沒有經過任何扭曲或捏造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以對談的方式進行，讓我們有問題馬上就可以發問獲得解答，比書籍或口述歷史等單向式的紀錄方式更難得。

「還原歷史真相」是轉型正義的必要因素之一，因此營隊邀請了這麼多受難長輩，就是要踐行轉型正義的第一步，讓我們正確地經由受難者的經驗，認識歷史的真相。

## 參、思考與提問

### 一、國家是否有懲罰「內亂罪」的正當性及合法性？

聽了這麼多白色恐怖的案例，不論是五零年代的省工委組織、六零年代的台獨案件，概括來看不外乎就是一個中心思想——防止國民黨政權被推翻。在黨國體制之下，台灣是國民政府最後的安身之處，蔣氏父子絕不容許台灣被共產黨滲透攻陷、或是被台灣的民族主義份子推翻，因此將刑法 100 條，所謂的「言論內亂罪」，結合動員戡亂時期和懲治叛亂條例，處罰任何可疑的叛亂份子，槍斃了數千人、坐牢數萬年。然而我不禁想問的是，難道一個國家沒有設置「內亂罪」的正當性及合法性嗎？

和學員們討論之後我認爲，一個國家爲了維護他政權的延續，設置內亂罪應該是有

其正當性的，對國家統治者而言，這或許是一個必須存在的機制；然而蔣氏政權當時實行白色恐怖的不法性乃因，第一，平民犯罪卻用軍法審判，違反法律的適用。第二，許多案例都是人民尚未著手實行叛亂，甚至只是有左傾的思想或意圖、閱讀左翼書籍，卻無法證實其有著手實行叛亂的行為便將他羅織入獄，嚴重侵害人權(思想、言論自由)。第三，逮捕、偵訊或審判程序不符合程序正義，甚至每一階段都有刑求、監禁等違反人權(人身自由)的情形。第四，動員戡亂等法體制，不當的用行政命令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違憲(依法律保留原則，人民基本權的限制須用法律為之)。

又，刑法第一百條的語意不明，使得白色恐怖時期便得依此條，將僅有「意圖」這種存在於內心的思想犯也羅織入罪，嚴重侵害人民思想及言論自由，整個國家呈現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裡的情節一般，人民受到國家的思想監控。因此，國家或許有設置內亂罪以維護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但在立法及實際適用上卻必須做極大的限縮，謹慎小心以免侵害人權、箝制人民的思想及言論自由，以人權保障做為最高指導原則，才具有合法性；然而在保護國家存續與言論及思想自由之間，如何拿捏其分寸，實為一大難題。因此，在民國八十年十月九日，台灣學界、醫界與社運界共同組織「一百行動聯盟」，呼籲廢除箝制政治言論自由的刑法第一百條。之後在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廢除言論、和平內亂罪，台灣政治言論空間從此大開。

## 二、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是否有避免白色恐怖發生的可能？

因為這是一個全然假設性的問題，問題提出後自然就有兩派不同的看法。

較樂觀的一派以為，因為當初台灣光復後，台灣人民都是以回歸祖國的心態迎接國民政府，因此，若國民政府是以統治中國的方式統治台灣，亦即將台灣視為自己的國民而統治；而不是像當初蔣氏政權一般，自視為打敗日本的戰勝者姿態接收台灣、將台灣人民視為次等國民般統治，台灣就不會發生白色恐怖。因為依許多受難長輩的說法，人民會加入省工委、選擇左翼(共產)思想，就是因為對現狀的不滿，反而對以前嚴苛的日治時期產生了懷念憧憬。這不是漢奸的心理情結，而是因為對日治及國民黨政權的兩相比較之下所選擇的結果。日治時期雖然執法嚴苛殘酷、沒有太多自由，但至少國家是依法而治，只要守法就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令人安心的社會。然而國民政府治台卻是「人治」，保障人權的憲法被戒嚴凍結、政府隨便就將人民羅織入罪，在在都讓人民不滿。因此只要國民政府能像統治中國一樣，視台灣為自己子民而統治，依法而治、不凍結憲法等等，白色恐怖就能避免。

然而，持悲觀見解的我卻不這麼認為，這是基於蔣中正這個人的心理及性格層面做分析，我以為蔣中正不可能將台灣視為自己子民而統治，依法而治、不凍結憲法。因為第一，蔣中正是軍事強人，他是軍人出身，而不是政治家，因此在光復初期的動盪時代，為了鞏固政權、守住台灣他最後的一個籌碼，他必然捨棄法治而施以嚴格的軍事統治，對人權侵害也在所不惜。第二，蔣中正視台灣為反共的暫時性基地，而不是將台灣當做自己的國家般長久性的經營。第三，大批特務菁英隨國民政府來台，這批蔣中正培訓已

久難得的特務，勢必在遷台初期，為鞏固蔣氏政權發揮作用。第四，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時期，就有貪污走後門的情形，這種官場文化也跟國民政府來台，令台灣人民生厭，人民必然選擇更好的意識形態，例如當時較能接觸到的共產主義。第五，為了掌控台灣這塊反共基地，蔣中正必須整肅異己，確保上下一心的反共意識，實行高壓政治，奉行「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漏抓一人」。綜上所述，國民政府遷台後，高壓的軍事統治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加上特務菁英的存在，白色恐怖似乎是個不可避免的悲劇。

## 肆、感想與期許

這幾天接觸了這麼多不同時期的受難長輩，有的是真的有接觸左翼組織、發起台獨運動，有些只是曾經閱讀左派作家的小說、聽過幾場不知名目的講座，然而不論如何，他們的牢獄之災、曾受過的殘忍刑求，在在都標示著台灣人權被踐踏侵害的歷史。因為不論是否真有從事國民黨所不容許的行為，接觸左翼、台獨思想等等，這些都是思想、言論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國家都不得任意侵害。

經過了四天的課程，我切身的感覺到對於無知的恐懼。我這一屆念的是國立編譯館的課本，裡面對蔣氏王朝褒多過貶；然而我並不否認蔣氏父子對台灣經濟建設的貢獻，但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殘害人權的事實，也確實存在，可是，這是不相干的兩回事，並不能用功過相抵的方式將過去的錯誤忽視抹滅(更何況蔣氏父子建設台灣，起初的用意並非全然以人民為考量，反而是為了台灣的國防軍事為出發點。例如高速公路，其實也是為了加速運兵為目的)。因為對歷史的無知，我們無從分辨真假、無從得知真相、受到政客的操弄而不自知，因此，為了防止白色恐怖捲土重來，我們必須了解歷史的真相，並且讓更多人知悉這些真相。唯有了解真相，使加害人或政府出面道歉，賠償受害者並得到他們的原諒，才能防堵白色恐怖在台灣復辟。轉型正義的意義，就是讓扭曲事實、企圖將白色恐怖合理化的轉型不義無所存在。

[火燒島]「我們感覺飽滿，但那卻是他們巨大的痛苦」



「聽巴奈唱歌，會覺得全世界都安靜下來了。」忘了是誰曾這樣寫過，而我是同意的。曾聽過幾場別的歌手、樂團的現場表演，但終究都無法這樣給我力量。在晴空萬里時就能眺見的小島、埋藏許多人的故事、血淚過去以及充滿矛盾的小島——我在這座小島上聽巴奈唱歌。雲層薄，看得見幾顆星，遠方偶爾傳來幾聲煞風景的煙火聲，但，是安靜的，後來我甚至連相機都捨不得拿起，不願破壞在我心底的那份飽滿。

是，飽滿。

依舊清晰記得去年八月初五在[高雄子宮藝文空間](#)第一次聽巴奈的現場，小小的空間，儘管音響不是頂級，但那種靠近，和被她的聲音包圍的感覺，非常真實——感覺到她是「真的」在唱歌，在她面前唱，所有的感情攤開，那不只能夠感染更讓周圍、心安靜下來，思索起自己。

那首〈[你知道自己是誰嗎？](#)〉，我感覺自己被一次又一次問著，最後我拱起膝蓋，下巴靠在上頭，目光落在帆布鞋上，心中某個容易浮躁的部份被安撫了。那些問題我都想過，但一次又一次問著卻沒有激起更大的浪花，反而莫名感到一種溫柔、堅定——即使我知道這首歌是多麼掙扎的情緒——，這是只有巴奈才能給我的。



四天三夜在綠島上，聽見太多故事、看到太多平和到讓我驚異的面孔，心裡、腦中的東西越來越多，那不是逼近爆炸的極限而是，重。

我說不出那樣的「重」究竟是因為難過、悲哀、感動抑或其他任何可能的情緒造成，又或者這些情緒都存在……我並非不能承受，只是有些太亂，而我遲遲找不到適合的話形容此時狀態。而巴奈表演前說了這句「我們感覺飽滿，但那卻是他們巨大的痛苦。」剎那間，我突然有種懂了的感覺，原來是飽滿，原來是太過飽滿，原來……是因為我沒有預計到這些痛苦會如此巨大。

晚會結束後回到就寢的地方，我在凌晨傳了兩封簡訊，說著類似的內容：因為巴奈，我又感到重新飽滿，感到一股平靜……

在最後的分享場合，我脫口說了一句：「我才發現，原來『人』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說出來才嚇了一跳，因為在不斷自我思索和理清的過程中我根本沒有發現……一個人不停想、翻攪是不夠的，我想我依舊需要寫下隻字片語，甚至說出。也許，更重要的發現是：我不只能聽，更需要說——就算是這麼沒有條理的訴說。

<http://yaowords.pixnet.net/blog/post/24694364>

[火燒島]好好地，看一次這片海。



下船，帶著強烈的暈眩感，嘔吐物沒有食物只有胃酸，我討厭這種感覺，很多時候嘔吐反而是好事。坐車、走路，又經過半個多小時而我沒有好轉，我看著眼前的碼頭、綠島、公館國小，無法產生任何感想。後來，終於在拿出 vivitar 拍了幾張陽光下的籃球場後，不舒服漸漸散去……

認識長輩、陪著他們一步一步走著，我不太說話，只是走著。長滿綠草的山坡上零散有幾個墓碑，這是長輩們口中的「第三中隊」，躺著永遠無法回到台灣、回到家鄉的身軀。





帶來的台灣野百合擺在墓碑前，我們低下頭、靜默，他們對我而言是陌生的，但我在心底對他們默默說了幾句話，風吹著，帶來傍晚的舒適。長輩說這麼多年來，也許他們都守護著這座火燒島，離去前我抬眼望去，腦中想著適才大家唱著的，綠島小夜曲……

一天、兩天、三天，每天步行，每天頂著烈日、帶著身上的黏膩，走過一個又一個場所……我的生命經驗永遠不可能走到他們那裡，不可能體會他們當初的恐懼、痛苦 或者任何正向、負向的情緒，只能聽著他們的青春故事——他們的青春，未必是熱血，未必有多大的理想，但終究都在這裡數過日子、掉過淚，沒有過的是好好看看 眼前這片海。

正訴說的他們，往往表情平和，只有很偶爾的激動，我看著他們，有點困惑……要跨過多少東西才能以這樣的口氣說故事？也許，很多東西只是縮小了但沒有消失……

那些在心底翻攪的東西，帶來了激動，但我從來不覺得參與了、聽見了這些就代表我的生命多了些什麼重量，那是他們的故事，我自己的重量只能在之後做了 些什麼或經歷些什麼了之後，才會慢慢增加……成長，如果真的有所謂成長，那麼最多只是，我在想起火燒島、看見相關報導時，我會想起這些長輩，想起他們的故事、他們訴說時的表情……但，我的確期待更多不同。

因為亂、因為一下子裝滿太多，我才需要這樣的書寫，這會讓我慢慢理清一些什麼，讓這段經驗沈澱下來，貼伏在我到目前為止，短而平凡的生命上。

<http://yaowords.pixnet.net/blog/post/24704038>

四天的綠島人權之旅，第一站就來到十三中隊向白色恐怖犧牲的前輩們致意，震撼且莊嚴的場面讓我想起過去曾閱讀過的一篇文章，是李喬的短篇小說第十集〈回家的方式〉，小說中的主角于世賓先生就是十三中隊的一員，而且是最無奈的一員，一道條例決定于世賓來台的去處，一道手續決定于世賓的回家方式，這是生長在荒謬年代的悲哀。台灣在蔣式政權統治的數十年下，有寫不完的悲劇故事，于世賓只是冰山的一角罷了。

只不過由這冰山的一角，我們可以漸漸解開黨國體制下，蔣式政權的真面目，話說國民黨軍率領百萬軍民不甘於中國共產黨政權，流亡入台，建立「復興基地」，準備「反攻復國」大業。而于世賓的確是正港的「外省人」第一代，跟隨黨軍一起渡海來台，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模範家庭」。但是卻也逃不過「懲治叛亂條例」的魔掌，甚至猶過於本省人，因為「手續未完成」。由此變窺見國民黨在短短幾年內大敗於共產的原因了：連自己帶來的人民都可以棄之而不顧，更遑論台灣島上這與其自古不相干的人民呢？所以台灣理當不應有族群的對立，而只該有黨國體制下特權與島上所有不分先來後到的人民的對立，應該要共同對抗的是黨國的餘孽，而不是被統治所挑起的族群糾紛，就如同于老一樣。

也許有人說日本人統治下的惡行，但比起蔣式政權可真是小巫見大巫。于老的難友一楊逵不正是日治時代從事農民運的的作家，在其〈送報伏〉生動的刻劃出勞動底層的辛酸。但政權輪替，這位把以筆替農民申冤的老作家，卻連自己也深陷其中，成為火燒島的「長期居民」，手中的筆似乎也更加忙碌了，因為所要反抗的統治者，魔力已比日本政權更上百倍了。

「懲治叛亂」看來言正名順，卻是包裹著極權統治的惡爪，透過嚴密的特務系統，進行整肅異己、翦除異議的行動，抱持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任一個的心理。一個淪落來台，身無寸鐵，當然更不會有什麼知識的老芋仔竟然也因此成為「政治犯」，是時代的悲哀，也是台灣的悲哀，走了一個日本人，卻來了一個更邪惡的政權，接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灣社會所流的血，似乎未曾停止過。「回家」成為時代下每一個人最大的渴望，早上出門，晚上還回不回的了家？成為心中最大的惶恐與不安，在台灣有家有家人的人的百姓尚且如此，更遑論于世賓要如何「回家」？

難怪最後故事主人翁選擇了自己把自己給埋了，不假「偉大的政府」之手，正是對於統治者做出最大的抗議，也是對於當初跟隨的蔣政權徹底的絕望，當然也一針戳破國民黨軍「反攻大業」的「偉大神話」。但是于老回家了，火燒島上千的「政治犯」卻還沒回家，傷口依舊流血，台灣社會失去的一切，永遠無法彌補，道歉的止血劑也遲遲未到來，至今未曾看見當年的哪一位兇手，為此出面療傷道歉，給這些火燒島上的「長期居民」一個「回家的方式」。這趟人權之旅，短短的四天，我們都很順利且平安的回到家了，但是卻也不免要為這些還找不到回家方式的前輩們致哀，這些苦難依舊存在，存在在這塊土地上，在每個人的心中，究竟我們該選擇怎樣的回家方式，才能指引這些苦難回到家，也才能迎接共同的希望。

我在一個心靈困頓的時間點，拖著懶惰的自己來到綠島，期待國家、民族、歷史成為治藥，我不想只迷失在眼前的挫折與困境裡。這是一種三重的心情，一個風景美麗的觀光之島、一個黨國機器的禁錮之島、以及營隊這種派對狀態，是足以使人脫離內地的鳥獸生活，觀光兼自囚，外加置身一種既悲愴又溫馨的再現場景。

我最享受跟回味的是四天營隊生活，廢墟安身、裹著睡袋、三更半夜聊起野草莓，去年大家好像都是一個人，有的人行動了，有的人保持關心，無力或無奈，沒用的念頭想了很多。今年此時，竟然你一句我一句，也可以拼湊出台灣島東南西北在同一時間點上的想像共同體，我們原來也是同路人。或許眼神比較冷漠，因為我們不敢隨便信仰。

吳豪人老師再度扮演外科醫師的角色，像一兩年前的吳叡人老師一樣，當我覺得這個國家為什麼這麼奇怪，充滿了無法理解的不義，無法解釋的執迷，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幫我們把一些線索縫合起來，從前因到後果有了一種閱讀的可能，我們所在的當下之意義由是再度短暫的固著了。作用有點像是神話學，雖然聽完了短短的課，我還無法告訴自己該怎麼做，但起碼，我可以告訴自己更警醒，更積極。

在這次的綠島行以前，我面對的都是單一個長者，每一次都是一條主線故事，一則國家寓言。這一次，跟以往面對受難長輩時的場景不同，多了實景實地卻也多了事異時移的氣氛，多了集體的相處時間也多了重理記憶的機會。他們在彼此所分享的集體記憶中，找尋可以在短短數分鐘內開頭、結尾並且與其他難友相互呼應的發言方式。這是一個場合，裁切與重新書寫成為必須，原先習慣的娓娓道來，在這裡，轉換成另一種對應唱和的複調模式，記憶組織的流程不同，傳達出的訊息也不同，是一種有趣的分享經驗。

在營隊活動中迸發的熱情，總是能讓情感很快的匯聚，又很快的在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時，被繼續纏身的庶務排擠而拋下。但課程所學、閒聊所談，會悄悄成為人生路上的養分吧，希望大家有一天還能碰到面，聊起這個話題，屆時我們仍然具有批判跟自省的動力，我這麼希望著。

最後感謝此行所有將我們當貴賓一般款待的人們，工作人員、受難者們、講師們。說我們是未來的希望，聽者大概汗顏的不得了，但紮實的實踐總會累積力量的，共勉之。

其他的心得和陸續的遊記（還沒寫）會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http://minirain.pixnet.net/blog>

相片則放在網路相簿

<http://picasaweb.google.com.tw/g1696838>

感謝你們，真的辛苦了！

## **A Beautiful Island «Lu Dao»**

Seok-il, Kang

Since I came back from «Lu Dao» already passed about one week, but I can't still forget a lot of beautiful stars in the sky that my group members and I saw together. We often together talked about human rights like what things against human rights happened in Taiwan and my country, Korea before. At that time, my Taiwanese friends made me surprised, because they already knew some incidents happened in Korea similar to “Event in 2.28 in Taiwan”. Actually, even if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some cases which were happened to our country, but it's enough to making me surprised. During this activity I participated, I was very satisfied due to new Taiwanese friends who have interested in history (Same with me!),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Moreover I could solve a lot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Taiwan such as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al issues.

To my shame, however, I was regret at first. As the schedule was so tight, I can't stand that murderous schedule. Besides I had some trouble with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Although I have been in here for almost one year, it's not easy to understanding what my friends said. Actually when comparing Taiwanese(台語) that seniors used with Chinese, Chinese was not a big problem. But fortunately a lot of friends helped me understanding what seniors said. Especially our head of group always nearby me did a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nd tried to help me solve any problems what I felt uncomfortable.

Lastly, I'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a sponsor and all staffs' hard work. And

I want to give thanks to seniors as well as staffs. I know well how difficult for seniors to join this activity in this hot summer. Besides if they were not, I wouldn't hear the sounds of truth. I think they are liv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only can learn a value of life through them. And again, I want to give thanks to my god allowed me to have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his Is My Truth Tell Me Yours》

已經是第五天了。從綠島回到盆地裡的城市，許多事物變得不真實起來，要傍晚了，車潮促擁著城市的日落，我提著滿袋民生物資走出全聯，以忠孝東路口的高樓為起點，向徐州路上的醫學院宿舍進發，沿林森南路的擾攘，穿過青島東路，濟南路，突然，整座城市的軸線森冷起來，溽暑的七月台北，吹起二月潮寒的風勢....。

「槍聲在黃昏的鳥群中消失

失蹤的父親的鞋子  
失蹤的兒子的鞋子

在每一碗清晨的粥裡走回來的腳步聲  
在每一盆傍晚的洗臉水裡走回來的腳步聲

失蹤的母親的黑髮  
失蹤的女兒的黑髮

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  
在祖國的懷抱裡被祖國強暴

芒草。薊花。曠野。吶喊

失蹤的秋天的日曆  
失蹤的春天的日曆」

陳黎老師的詩已經二十年了，而我們才正要開始聆聽那走回來的腳步聲，找回失蹤的月曆，你知道的，一頁一頁，一字一句。站在現在是便當店的軍法處，閉上眼睛，你聽，那些旋律穿過歷史與樹影，迴盪在島內、島外、無光的地方、有光的地方。「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雖然已經是夏季了，但我們應該還沒有來晚。

得知人權體驗營已經兩年了，直到這個暑假，才真正有機會從象牙塔中逃亡，躲開藥理與政治學的緝捕，尋先人的足跡，踏上人權之路。過去我曾多次來到綠島，在那島上有我許多的第一次：首次騎摩托車，首次

酒醉，首次辨認出自己的星座，然而像這樣清楚的思考，篤定的行走，在這座島上還真的是第一次。第一次在水泥地走長遠的路，第一次無畏地面對墳墓，第一次離開書本，與歷史親密地碰面....。

就像那天下午，用一朵台灣百合，在他們與久違的故土碰面的時刻，我也與未曾謀面的他們，親密地碰面了。此刻，死者與生者是如此接近，如此年輕，在綠島懾人的光下，歷史的痕跡如此鮮明。我突然想起一九八四年楊牧那首長詩，不由得大口呼吸，整理如今日的潮浪般鼓蕩的情緒，畢竟，「這些不會是／虛假的，在有限的溫暖裡／堅持一團龐大的寒氣」，直到美麗的島春天了，邊陲的島嶼也不再淒涼苦澀，來探訪他們的人手裡開始拿起數位相機，然而他們還是戍守於過去的風景，如過去的同志帶回的歌謠，「風吹自由心」，他們其實早已被命運釋放，用定格青春，隱隱然為島嶼的命運護航....。

於是此刻，我得以在此躑躅我的腳步，在濟南路口的騎樓坐下，看車潮被吞進林森南路地下道。而我知道穿過南海路再向南走，就是令我留戀不已的南機場，帶杯西瓜汁與炸雞翅，到對街的青年公園漫步一個悠閒的晚上，即使你知道那裡曾有消失在晨光裡的槍響，青春與理想上演著動人的離別，然而那都是遙遠的故事，你閱讀，在意，但就像現政思課堂上的左派故事，也許時常誘發你激憤的情緒，卻不會有起身接近的衝動。

直到離開盆地裡的城市來到孤懸的島嶼，才發現，那些故事可能離我們如此接近。長者們光亮的額頭與皺紋下有青春的目光在閃動，如我們，甚至比我們更接近青春的樣貌，他們的青春不在鐵窗裡，理想，堅執與青春期的天真都還留在歌聲中，在眼眶底。因為那些失去，他們加倍努力地活著，為了自己與同志的生命加倍活著。

而我們，在這之後，也不得不抱著這遞來的記憶努力活下去吧。即使家族史中沒有那些失蹤的月曆，在翻過照片，近距離地與歷史貼聽之後，城市的軸線已經翻轉過來了，共產與獨立不再是口頭上論文中的理想，而是真以血、淚踏過的福爾摩沙，從此之後，他們的歌也成為你們的歌，那些好男好女的故事同時也是你的故事。台北的黃昏，幌馬車消失在遙遠的彼方，而我的狂街傳教士在 ipod 裡唱著我回到城市後凝滯不前的情緒，那些記憶太重，太深刻，我們卻如此年輕，如此無力，即使我們知道，「如果你容忍了這些，那你的孩子將會是下一個....」

「Gravity keeps my head down

Or is it maybe shame  
At being so young and being so vain」

And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Will be next」

走回徐州路，天已經全黑了，昏黃的街燈點亮騎樓，歌聲也已經散去，提著二十一世紀過剩的民生物資，我穿過青島東路，濟南路到徐州路，刷了學生證上電梯。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黑眼圈依舊深重，頭髮還是繼續褪色下去，然而有些什麼已經和過去的自己不同了，生命的重量握在手中，好像可以變得踏實起來。溽暑的七月台北，還有更多真實在彼端等待，更多無畏的笑容要給我們力量，更多更多的話語，讓夜晚有光，有溫暖，二月的風勢將不會再來....。

這就是我的實話了，現在，讓我來聽聽你們的吧。

圖文版收錄於：<http://www.wretch.cc/blog/osbern/6859495>

黃忠偉 28/07/2009



## 綠島人權體驗營 1DAY

◎胡建華

提早了一個晚上搭車下台東，放大假的心情早就蓋過行前閱讀的文章的沉悶，緊接著來的是一種期待，喚起心中對歷史真相原本澎湃的感動，不管歷史是輝煌、醜陋、無奈、驕傲，只要是真相，我就期待。

踏上綠島的土地，我像是鄉巴佬進城似的四處觀望，相信隨處都是驚奇。看著下船的旅客和我們，甚至連我也不相信如此人來人往的旅遊勝地，有著被政府所抹滅的殘酷歷史  
跟著我們下船的那些長輩們，就曾經是那段歷史-白色恐怖的一部分。

伯伯們說，幾十年前他們來到這裡，心早把這染成黑白色了。廣闊的太平洋、浩瀚的星空，原始的大自然，在伯伯們的記憶中，有更多的可怕、無助、思念、痛苦、絕望，這些風景充其量不過是為遙遙無期的刑期，留下與"期待"相遇的可能。

旅程的第一站，我們在十三中隊的墳前靜默，他們是還來不及等到"期待"來臨的人，如今來拜訪你們的，是一群已經被國家歷史蒙騙了 20 多年的年輕孩子們。我猜你們若是地下有知，我們的到來必定讓你們感到欣慰與釋懷吧！

記得當時我在想，若我早個五十年生，因為種種原因也來到這，故事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傍晚，領了便當，我們第四小隊坐在公館國小的籃球場上聊天。我們的對話有點灰，大家談的話題，是我不曾深入了解的白色恐怖，聽了許多名詞也是一臉迷濛，不知所云。暗自為自己的行前不做功課暗自後悔。

我知道，身邊的人都是台大師大政大的高材生。我知道，身邊的人對歷史的了解，比我這自以為了解的更多更深。我知道，他們參與過不少的活動，更多的經驗。我才知道，原來抹滅歷史的故事不只是這個國家，這個政府；自己將眼睛蒙蔽，將耳朵摀住，將腳打斷，將大腦斷線，那才是這個社會被操弄的主要禍首，而我更了解到，我就是禍根之一。

<http://www.wretch.cc/blog/micelia71/22936504>

「我能做什麼？」是我在參加完此次營隊之後浮出的第一個念頭。起初踏入綠島這塊土地，被天空的白雲帶走了視線，我不知道朋友口中的那一段白色恐怖，會和這塊土地牽扯上什麼樣的關係，殊不知，我已漸漸踏入時光的漩渦，回到了過去，那一段令人哀傷恐懼的記憶。當穿梭過沒有柏油的道路，來到一片藍天綠地，映入眼簾的是「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公墓」，我焦躁浮動的心，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在這裡，我拍下了第一張照片，因為我體會到，我的青春將要與這些靈魂，一起禁錮。

這幾天的行程，都有長輩陪伴，一路上，我看著長輩們的一舉一動，聽著他們的一言一語，硬朗的身體、斑白的頭髮、滄桑的臉孔，是他們經過一年又一年的青春慢慢堆積而成的。每當聽到一段故事，每當看過一個畫面，心裡的哆嗦便不斷的翻湧。步伐踏得越來越沉重，腦中盤旋著不諒解。一個身軀、一個靈魂，每每都代表著一個令人悲憤的故事，放眼望去，竟是滿山滿谷的令人心碎。有人說過「生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地方，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這句話，道盡了這段歷史的無可奈何。對於我們這個沒有歷史包袱的一代，該如何擺脫這個時代給的條件與限制，用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歷史，是營隊給我最深的體會。

當我們小隊，在綠洲山莊的貳區的某一監禁地席地時，隊輔給我們那沉默的十分鐘，一段段的故事不斷在我腦海上演，那幽黯、恐懼、不安也席捲著我的身心，這麼小的區域，除了心靈，通通都被一道道沉重的門給鎖住，當我們一起唱<<安息歌>>時，淚水幾乎奪眶而出，那一刻我彷彿就是長輩們，在清晨間聽見噹噹的腳鐐聲，而能為難友做的，也就只剩下唱歌…。前輩說，等待死亡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我同意。

<<超級大國民>>是一部用影像書寫歷史的紀錄，也開啓了這幾天我們對於白色恐怖的省思，很多人會感到疑惑，究竟了解這段歷史，有什麼用？因為我們必須要去認識過去的事情，才能對此時此刻所面臨的問題做出恰當的回應，很多人說「歷史不能重演」，可悲的是有更多人連歷史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有一門課是如何處理歷史遺緒，當中提到了轉型正義的問題，其中有一個論點是這樣的，很多人對於正義的定義都不太相同，所以想釐清正義以前，應該先談論何謂不義。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當要做到讓人民遺忘高壓統治時，要統治人民就容易多了。想想現今台灣社會，是否已漸漸分不清何謂不義了呢？

離開前，綠島的暖風依舊吹來，樹木依舊微微搖曳，我再次抬起頭，深呼吸，體會到了，禁錮下的自由。